

道園學古錄

冊七

道園學古錄卷之三十七

歸田藁十一

雍虞集伯生

記

飛龍亭記

昔者

文宗皇帝之在潛邸東南海岳湖江之上車轍馬足有所至焉則守吏民庶欣感榮幸隨而表之以識其愛慕之意既登大寶自天光日華之所被及山川草木與有榮耀則必有所述以示乎天下後世若集慶路大元興永壽宮之飛龍亭其一也亭成久矣而宮之住持道士勅賜虛白先生臣陳寶琳始錄其事即臨川山臣集記之亭本治亭宮本玄妙觀集慶本建康路皆

文宗皇帝所賜名也方在金陵時行邸去治亭爲近上時遊焉

一日傳命且至寶琳出宮門迎候逾時從官已奉御供具及門

則知上已至治亭久矣引鍾山之形勝俯城郭之佳麗顧瞻徘徊

悠然有化育之治焉從臣以寶琳見上笑曰道人何避客之久也

寶琳頓首俯伏請罪上曰山徑幽雅取便而至宜爾之不知題治

亭者虞集今何在也皆對曰今在翰林充學士命王僧家奴模而觀

之因藏諸篋問寶琳何以字玉林也則對曰道士燒金石爲丹汞抽鼎中狀如瓊林玉樹故取以爲名 上曰當雪時吾登此亭目力所

及樹木皆玉也豈不易知乎更謂之雪林後臨 御別書雪林字賜

近臣趙伯寧而寶琳仍字玉林矣謂寶琳曰吾出游數勞人不如山

行之便可作柴門巖扃鏞以待朕之往來自是數至寶琳野人見

上之樂而忘其微賤或持酒引裾留上上欣然爲留亦不責也天曆

己巳寶琳與其宮之住持趙嗣祺朝 京師始制先生號以賜金陵

道士之嘗得見者嗣祺曰虛一先生寶琳曰虛白先生得之者纔二

三人耳蓋異其數也時賜新宮名而治亭名飛龍矣明年之三月二

十五日 臣集侍立

奎章 上顧謂曰汝猶憶治亭乎亭傍松當加長茂 臣集對曰集到

治亭時未種松也 上曰朕遊治亭見卿書以爲繫千載之思實慨

朕懷因命 臣集書宮亭新名以賜而寶琳持歸賜南御史臺錢若干

新其宮所謂治亭者旣名飛龍加飾楹桷置御榻其中重覆而謹視

之別作亭其下仍曰治亭以當鍾山之秀名之曰鍾英宮成行臺御

史大夫中丞以下及郡縣守吏咸集于此以侈

天子之賜矣嗟夫亭成至于今十有一年而

文宗皇帝之棄臣民將八年矣微臣辱在草野未先朝露詎能爲寶琳執筆以述 恩光之萬一哉於惟 今天子仁孝純至勛華相承羹牆之見無有遺思

文宗皇帝神靈在天陟降上帝雖曰不可度思而日月所照霜露所墜顧懷下土於萬斯年臣民之瞻仰烏有窮已乎臣敢不述事亭石以昭示來者仍改至元之五年歲在己卯十有一月日南至臣虞集謹記

權茶運司記

昔在

世祖皇帝旣一江南至元十二年江州之人卽獻茶利明年收其征入中統鈔千餘錠自是天下又安

列聖相繼德澤涵煦民無重擾生息日繁食用滋廣茗飲之利衣被遠邇至于今六十年而課賦之增乃至二十八萬其設官則十七年始立江西等處權茶都轉運使司二十五年去權茶字兼領宣課二十八十年復權茶各官所統出茶之地則江西湖廣河南江浙四行省之所部而其治在江州分布提舉官其遠者分司以蒞之臨按之司有助無撓郡縣奉行信約唯謹其委任可謂專且重矣天曆 詔書

省運司而以其事分屬列郡歲侵民困採造懋遷觀望疑沮徵斂失節公私交病守令不勝其責具言復立運司爲便 朝廷遣使周詢不遺山谷數月復言以爲宜從所言元統二年復設運司於江州總治之規率如故事而用人益慎重矣於是以脫脫木兒與薛公某爲之使萬嘉納爲同知魏君某爲之副某人爲判官其幕府則經歷某知事某照磨某也或以風憲清強之舊或輟朝省侍從之貴或以操守之素或以材智之優是以皆能清心而省事奉法而循理不亟不徐有嚴有恕府史僚屬各知雅飭外絕苛橫之使庭無誣訐之訟期年之間利入時足民庶之家至於官府頰首供億心絕他虞若不知有重立大府者然治政之美卓冠往時而公署久弊弗治出令受事弗稱崇顯文書貨幣蓋藏疏闊乃請于 朝而更作焉命未下自使以次出俸金爲之以是年某月經始廳事府庫具會秦公某自中書出守郡多所勸相而賜帑凡二千緡又至得以增置吏舍門垣以某月某日告成別賜鈔五萬緡使貸收子錢以具公膳 朝廷所以示廉靖勤敏之報也乃爲書幣命其史謝秀實至臨川山中屬予記之噫集向在 國史執筆書事故其職也今老病才退恐不堪事史曰秀實之來吾使命之曰吾於公有同朝之好必不我靳也然則其何

敢辭乃具記歲月行事如上而爲之言曰夫有土有民出財用以供公上故其分也而東南民力竭矣今法制之講已詳盡而無失賦入之數已成定而無餘若數君子之安行無事如期而集所以保息吾民以厚國家生才之根本豈不深遠矣乎彼以聚斂培克爲能者作威煽毒黷貨殖私上爲國家斂怨蓄逮其身而不悔亦獨何心也哉敢重言之以告來者使視夫楷則而有所警發云

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司經歷司題名記

蓋嘗觀於前代傳記自朝廷中外大小百司庶府有博雅君子從事其間則必因其官署所在制其職分之所當爲以相勉勗書其歲月建置之繇紀前後之居其官者次第書其名字凡有善政可以爲法又被顯用使人有感動其不然者亦有所儆戒焉于此可以觀政跡表人物于治道有所系此廳壁之所以有題名記也矧乎風紀之司國是由定咨諏周悉以達民隱職任之專威惠立足以及人他官莫並乃設幕府司其喉衿執其轄轄文書之詳委出納之緩急精審以贊畫諾從容平易使無過不及之失則又司臬之要焉是以朝廷之命是官必極一時之選使之省治文書參酌議論持平上下之間實在於斯其務豈不重乎江右在乎荆楊之交湖江之表控接閩廣嶺

嶠界焉風氣內寬而外固民物繁阜郡縣羅絡文法出入實有勞于聰明視他道爲重矣而經歷司之設自置司至於今五十餘年各士相望乃至於今日豈無意於廳壁之題哉夙夜在公蓋有不遑暇及者今經歷某郡王頤字□□知事某郡楊杰字□□照磨某郡左仲良字□□皆以清明敏達之資忠厚沉潛之懿敷歷臺省並著雅譽同寅協恭盡瘁王事以奉崇臺之信任以承憲長之肅清激揚無私懲勸有道環視數千里之間官吏莫敢不率其職士民無有不得其所晏然鎮靜

聖明在上無外顧之慮豈非得人之效哉乃以暇日樹石廳事不鄙衰朽以嘗執筆太史使書其說焉自王君以前掌故者可推而錄之後三君而至者以次書其爵里名氏歲月以垂示無窮焉他日三君子者政成歸報天子進用之或以國事往來行履之舊而亦有所觀覽亦古人之意也歟仍改至元之四年歲紀戊寅三月吉日具官虞某記

撫州路總管府推官廳壁題名記

江右諸郡惟臨川獄訟號爲清簡非直其俗之美然也蓋亦係諸其人焉昔夫子之言曰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聖人之道大矣

何敢幾及然其言則爲政者之所當從事也夫有生之民其情不大相遠也明政刑者必有忠厚惻怛之意始終不貳至誠所孚無有間雜則足以感化其心而爭鬪之念不作矣其次則明燭情僞不苛不察欺罔無所容隱微無所匿使僥倖奸黠無所遁情則亦莫予侮者矣其或柔不足以立己剛不足以制欲荒忽而昧於事幾恒怯而奪於形勢則雖太古淳朴之民氣血所感利害所關安得不爲之動至於變詐相尋於無窮乎此所以係乎人也至於官卑而不獲乎上力弱而見訐於下是則有天理存焉是在乎誠意慎行之積久當自定耳予之歸老而僑於黃洲之曲郡推官于君公說字夢臣楊君景行字賢可歲以祁寒盛暑行縣稍間必造予之廬焉于君夢臣世稱長者安靜而涵容治郡者每尙威權爲操縱而君以仁厚佐長吏郡人有佛子之目焉賢可國家第一科進士周知民事而不憚煩嘗宰郡之宜黃戢強暴鋤姦黠抑兼并以佑善良民至今稱之及來茲佐郡人已素孚之激厲之節雖不得盡行其志而芻蕘道路亦知其直道而行矣今李君德芳字□□予雖未之識然蕭規曹隨同寅共事不聞於吏民之言豈非郡府之良而市井田野之幸乎至正元年閏五月公說以書告曰予治文書聽兩詞之署庫且歷去年與景行圖新

之不以煩民也而吏舍司獄之廳亦備度地廳事之東以作高亭焉
環以卉木之實酌應之暇則小憩焉擇於郡史得某人董其役功未
訖而賢可代代之者李君德芳既相與共成此亭而相謀曰 國家
置郡以來將七十年矣居是官者無慮數十人而姓名爵里未上去
而代遷歲月無攷豈無行事之善及人之美而人無復能道之亦可
惜哉欲龜石於壁詢諸故府求其可知者錄之不可知者闕之繼自
今以往官於此者得題名焉求一言以敘其意噫不亦善夫善居官
者無所苟而已矣苟也者因循展轉姑度歲月而不事事之謂也苟
之心生則亦無所不至矣一二君子不惟竭力於其身又欲上推前
官之所不及爲而有待於後人可紀而爲是也豈非君子之用心乎
千里之內民事之利害久而忘之則懲勸之意衰而興除之政闕使
其人建立於一時者猶不忘於他日則斯記有所繫矣得失之辨人
心之公有不可泯者亦於此乎見之故爲之書以爲廳壁記至正改
元辛巳歲閏五月日具官虞某記

龍興路重建滕王閣記

國朝分建行中書省其鎮乎江西者卽龍興而治焉郡城之上有曰
滕王閣者俯臨章江面值西山之勝自唐永徽至元和十五年百七

十餘年之間其重脩而可知者昌黎韓文公記之後五百四十九年當我朝之至元三十有一年省臣以茲郡貢賦之出隸屬東朝乃得請

年

隆福皇太后賜錢而脩之記其事者柳城姚文公也又四十

今天子卽位改元元統其明年甲戌江南行臺御史大夫塔失帖木兒時以丞相來鎮茲省嘗登斯閣而問焉追惟

裕皇

先后之遺德期有以廣

聖上之孝心平章馬合睦贊之曰重熙累洽之餘民力亦旣紓息名蹟弗治將無以致執事之恪恭也集衆思於僚佐請于

朝而作新之旣而丞相移鎮江浙丞轄以次或陞或遷平章實克始終其事焉厥旣落成省府使人適臨川之野而命集記之集曰噫昔韓文公之記是閣也猶以名列三王之次爲幸今韓姚兩文公之文卓然相望於千載之上而辱俾集繼之能無弗稱之懼乎且一閣之遺見崇於今昔者如此彼滕王何其幸歟將命者曰吾相君之屬筆於子也其咨度於上下也審矣且予嘗從事於

國史今老而寓諸

其境於書事爲宜宜勿辭也乃爲稽諸郡牘以是年十二月丙子授工庀役越明年乙亥仍改元至元之歲其五月之吉柱立梁舉又明

年丙子七月竣事閣之崇爲尺四十有四深如崇之度而廣倍之材石堅緻位置周密簷宇虛敞丹刻華麗有加於昔焉會其費爲中統鈔十六萬五千餘緡因前至元故事給自內帑用之有制民不知勞赫然足以成大藩之盛觀焉烏乎洪惟

聖天子躬脩孝理化成於天下登庸宅揆之臣承之以慶賞刑威之制風紀之司振肅中外自方伯連率至于郡縣奉行教令罔敢踰越其規模宏遠漸被所及無有不至者矣顧茲江湖嶺嶠之交至于海島邈在南服勢若遼遠然而涵煦之久保障之固生齒數千萬日滋以庶無外事以奪農時舟車畢通無所底滯俛然咸知畏法而安分以服力于公上況乎禮義文物尙有可觀於其間者乎于斯時也來蒞是藩者及歲時之閑暇而與往來之公卿大夫觀風之使四方之賓客若屬吏之來受事者相與登臨覽觀於斯閣優游雍容以歌頌國家之盛而發揮其尊主庇民之心不亦偉乎

襄陽路南平樓記

昔我國家之經營四方也嘗以重兵戍襄樊臨制東南旣而圍襄六年而克之遂以取宋南薄嶺海莫不率服區宇旣定撤兵以息民

其留鎮襄陽者兩萬戶之兵也於是其帥楊侯珪以至元□□年卽故山南東道節度之牙門作新樓於其上戎幕治焉姚文公名之曰南平而爲之記落成之日作楚人之歌以相之至于今六十有餘年矣其爲樓也屹然中郡而高起風雨旋薄歲久不支今萬戶明威將軍完禿者懷遠大將軍楊克忠武略將軍也先帖木兒葺而新之則仍改至元之六年庚辰之歲也旣成以書抵江南求予記之嗚呼襄在荊豫之交水陸之會自古形勝之國也

世祖皇帝神武制勝之迹在焉非文公之雄文震蕩悲歌慷慨殆不足以及當其山川而集何足以言之哉今夫襄之爲城額額千里北出方城渡沔水達乎周鄭晉衛之郊東出平臯徬徨乎陳蔡齊宋之野大車之彭彭駟馬之洋洋攘攘紛紛爲利祿而往來者塵相及而袂相接則昔者戈甲之所趨芻餉之所輸也湯湯江漢之流布縷漆革禾麻菽麥衣被乎東南湖海之間者則又皆昔日竭其民賦疲於奔命以自救之徒也原田每每十千其耦林樹邑屋參伍鱗次比隣婚姻飽食以嬉燕息而歌者則皆前日深池高墉晝戰夕備不能一朝居之地也嗟夫天下之治平久矣海內一家偏方下國恃險阻以自固者悉已剗削消磨而無復遺跡况夫襄之爲郡蔚爲內地涵煦聖

化休養生息之深厚者哉士大夫執掌王事之餘馳驅之暇樂其風俗之淳美土力之完復於是有意居安食之思而四方游士賓客以相後先他郡蓋莫之及也而爲之民者幼者壯壯者老者日以盡矣徒知其長子老孫養生送死之樂豈復有知祖宗經理艱難之初師武臣力之故哉想夫元戎當歲時之豐樂軍士之休寧與其守臣賓佐吏士飲酒作樂於斯樓也憑高望遠徘徊四顧觀夫人民城郭山川草木於煙雲晦靄之間道先世之功烈以詔其子孫使毋忘警戒於無虞而世世保茲樂土以奉

國家威德於無窮則自三將軍始也峴首之崇檀溪之深視彼異代之士慨盡瘁於一時使遺名於後世而自託於茲者則可以一慨也夫

撫州路重建譙樓記

中順大夫撫州路達魯花赤雲中塔不台侯以其郡治譙樓成屬予作文以爲記集昔者以文學爲職業既老而歸僑乎君侯之野將命者郡庾吏宣予從子也實來其敢辭乎稽諸郡志自刺史危全諷建府治於此至于今四百餘年凡守居有興作碑志略可攷而譙樓之歲月無述焉蓋亦已久矣至順三年四月大風樓壞明年十月總管

東平劉繼祖與今侯相繼至郡謀更作之以是年十二月經始又明年劉守致事去無代者侯以爲己任其相之者治中阿昔海牙推官蔡裔黃明經歷牛某知事康某照磨王某也元統三年與侯樂斯樓之成者同知府事木八剌治中和尙判官王某推官李輔崔中經歷柴郁知事蕭從龍照磨蔡某而始終主書計者萬實也而斯樓也據地高勝屹然有臨其下則壘甃旁崇廣道中闢郡長吏帥其僚佐奉詔令出教條入而聽政出而退食屬吏民庶之受事使命賓客之送迎小大莫不由之其上則晝謹時刻夜嚴鼓角所以警動其民之觀聽而時其作息之節所係之重蓋如此非直爲觀美以資游覽者也其爲役也時其間暇而不厭於緩相其時宜而不苟於就是以賦民度材結構塗飾越三年而後成焉於惟

今天子仁聖垂拱無爲朝廷大臣百執事各率其職刑威慶賞赫然脩舉海內讐伏莫不寧謐吾州地方千里介然江湖之表涵煦德澤悠久深長郡長吏與其僚佐畏法而愛民以謙遜豈弟相尙水旱之禱天格地應原隰墳衍之藝無有偏害而樓之成亦其時哉蓋嘗聞之人之常情苟免於飢渴則侈心生焉不忍於忿激則爭心熾焉侈而好爭則亡上下等威之分而輕用其父母妻子仰望之身極其

私智功力之所能而無所不至於是不能以有其休養生息君子蓋深憂之是故善爲治者必平心而正己正己則無私平心則無忤無私無忤而人信之明政刑以定民之心志崇禮義以興民之廉恥申孝悌之教惇忠厚之風使吾文物之邦欣欣然皞皞然保其生業脩其貢賦以奉公上承德化於無窮不亦盛哉敢具書以告來者

崇仁縣重修縣治記

撫州屬縣五崇仁其一也邑之望南有華蓋之山稍西爲臨川之山一曰巴山又更名相山又折而遠去西北曰羅山皆大山也其境南嘗置巴山郡隋廢郡置崇仁縣歷唐五代至于宋末無改焉水出於諸山者其流旣合縣人夾之以居治在水之北則羅山之東支也前至元十二年歲乙亥撫州內附崇仁從之朝廷始命吏治民出貢賦兵革之餘吏舍弗葺二十六年歲己丑達魯花赤麻合謀始作之良材以時取足於山曾閣崇觀徙諸故家遺構竹木陶甓百廢並作頗號雄偉繼至代往因仍支吾荏苒歲月遂以弊壞五十年于茲矣仍改至元之元年今達魯花赤阿里仁甫實來咨其同官令丁也先作而新之民安其政勸率隨應有餘力者歡然赴功不數月集事梁棟榱桷易其朽腐陶甓土石更以完壯高而危者下之以卽安卑而

陋者增之以改觀丹碧輝煥黜聖明白儼然高堂寬敞夷坦內臨外
仰無所壅蔽上官行縣賓至如歸凡器所需纖悉備具府史有受事
之舍版籍有度藏之室獄庾之嚴固廐厩之細微出而使民燕而逸
勞亦莫不有其處周視列邑未有整暇完美若此者矣蓋茲邑之地
壤土平衍無甚瘠甚沃之弊故其民安於勞而敏事水之東出者易
盈易涸阻爲陂塘以備旱舟載之濟往多而來寡無千百之利大賈
不至備物致用苟不苦窳故無過於侈靡之傷焉方其盛時絃誦之
聲無間於并社衣冠文學之家聯絡相望退讓謙抑習而成風出而
仕者多繇文史國朝以經術設科取士屢有其人况有大儒縉紳
先生以古道正學作興斯文朝廷尙之四方從之其所溉被朔南
遠邇莫之或先是以其民知愛人而易使矣間或質之不美弗率教
令至於輕失其天常亦豈自容於羣良衆善之間哉然而數十年之
間爲吏者有不暇於爲治豈斯民之罪哉仁甫親見其先人治郡之
善歷官天台無錫而至於此故能深知民隱操守如冰雪識事如著
燭憂民事如家事待同僚如手足理煩劇如平易丁也先以國字入
官敦重老成從善樂美以成百里之功而丞張榮前簿尹昌今簿舒
文琰前尉胡誠等皆悃悃無華相與輯睦以率其屬而佐其長數年

之間有休息而無嗟歎豈易得邪嘉穀屢熟於田靈芝挺生於郊仁甫之家插斷竹而復生皆瑞應也若夫徭役之均干謁之絕聽訟之簡先事之慮禦過卒之暴掠止蹢突之徵呼保良善如護生芻衛細民如捍頭目上下信之風紀宜之此皆後至者可視而規隨者也予退自國史寓老其野故邑人請爲之書如此是年十有二月虞集記

羊角洞天記

洞天之說蓋出於神仙家所傳記多名山異嶺竄絕人世高明空洞故以天名之而撫州譙樓前左有一卷石長三四尺高二尺許郡人謂之羊角洞天不見其空洞可名天者世俗相傳有人自青城山來扣石暫開得入見洞府云所謂羊角者蓋郡城形勢南來東行而轉乎西昂然若首有石上出進而不遂所以有角之名乎故宋紹興中守王侯秬覆以小亭後久之守林侯某掘地而觀之未數尺大風起穴中懼而止景定癸亥守家侯坤翁更新其亭而爲之記後八十五年皇元仍改至元之三年也監郡中順大夫塔不台侯謀於同官僚佐作新亭於其上旣成使來求記夫府治之所在非若荒閑寂寞之濱而有林壑之美神明之交也自守將以下有民社之寄貢賦之事治教之化獄訟征繇營繕力役之繁承藩府司臬之蒞治接賓客